

平定州志

藝文上

書目

藝文

第十冊

2428

平定州志卷十

藝文志

平定科名甚噪而能讀書著述者鮮自宋元以來  
間有作者其書既不傳而其人之底蘊固無由  
見云至於詩古文技之一耳士或以此知名而  
所載者幾居志之半繁紊殺雜固不能以無譏  
今分爲二類而稍加別擇非必其信今而傳後也  
亦以備一郡之文獻云爾

凡門二

(24585)





書目

藝文

書目

元明以來鄉先輩之稱著作才者如呂思誠張修已張三謨曹命諸公著作雖多而傳於世者惟碑銘廟記之文而已至於撰著成集之書皆久而不傳百餘年間惟纂修州志之張佩芳所著翰苑集希音堂集以及其孫張穆之顧闈合譜等書宏深博雅膾炙人口而流傳亦遠至若或仕宦倦遊或林下終老凡所著作有功於經史者不少而不盡

付諸梓人傳流於世錄其目於左亦不沒人善之意云

經類

周禮解 金樂平人  
楊雲翼著

周易解 曹命著

周易指歸六十六卷 張璧  
星著

書經批 董懋  
極著

周禮集解 黃璟著

儀禮石經逸句考 李其達著

四書捷講 黃翼堂著

史類

續通鑑 楊雲翼著

大金禮儀 楊雲翼校

衛紹王目錄 四十條 楊雲翼著

龜鑑萬年錄 趙秉文楊雲翼同集

君臣政要篇 趙秉文楊雲翼同著

兩漢通紀 元呂思誠著

正典舉要 呂思誠著

五星聚井辨 樂平人王構著

鑑臣錄九卷 甄鏞著

東瀛紀畧二卷 甄鏞著

史鑑畧 白以采著

讀史餘論 白以采著

明事紀畧 李可贊著

平定志考誤 張佩芳著

社倉考 張佩芳著

讀史條辨 李緒宗著

史學精義 李緒宗著

延昌地形志 張穆著

蒙古遊牧記 張穆著

顧亭林年譜 張穆著

閻百詩年譜 張穆著

子類

左氏莊列賦 楊雲翼著

懸象賦 楊雲翼著

句股機要 楊雲翼著

象數雜說 楊雲翼著

老子徵 曹命著

黃庭經解 曹命著

寫韻新會訓考 李其達著

靖陽亭劄記 張穆著

宦遊日錄 張蒲壁著

人禽辨 黃翼堂著

集類

沾山集 金呂宗禮著

文集 楊雲翼著

秦溪文集 王構著

嶺南集 呂思誠著

介軒集 呂思誠著

白巖集 喬宇著

克蒙稿 喬宇著

潭水文集 李應奎著

潭水詩集 李應奎著

石甕山山人詩卷 郭紘著

松溪文稿 李念喬著

越中吟 李念喬著

奏疏草 樂平人喬宇著

金陵集 李愈著

松篸樂府古律詩類稿 李念喬著

西軒集 白思明著

日葵奏疏草 張三謨著

蒲石山房詩文集 李愈著

太古居集 張修已著

高比齋集 張三謨著

監龕草 張修已著

中州集 張修已著

江簾吟 苗蕃著

居實詩集 白孕彩著

藏雲集三十六卷 張璧星著

天香吟 苗蕃著

樸齋詩鈔 李元正著

陽川詩鈔 李錦書著

林下草 李玉書著



中州吟 李玉著

竹松軒詩文集 張恩著

汾署諸稿 李玉著

夢花堂詩集 董筆著

存焚草 張恩著

淬峰詩集 甄汝著

野唱集 耿綱著

翰苑集註 張佩芳纂集

見南詩集 甄鏞著

希音堂集 張佩芳著

荆花夢錄 劉鳴鶴著

蘭山堂詩集 黃璟著

晉林詩文集 張蒲璧著

希汜集 黃翼堂著

希崇集 黃翼堂著

養拙齋全集 董邦彥著

吟舫詩文集 黃翼堂著

閒吟偶存 寶士達著

守拙詩鈔 寶士達著

老橘齋詩集 李緒宗著

介石山房詩鈔 李緒宗著

古近體詩賦鈔 李志沅著

師竹齋集 寶嶺著

身齋詩文集 張穆著

老君堂碑略頌

隋 辭道衡

老君感星載誕莫測受氣之由指樹爲姓未詳吹  
律之本含靈在孕七十餘年生而白首以老子爲  
號其壯也三門雙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彰手  
足之異爰自伏羲至於周氏縣祀歷代見質變名  
在文王武王之時居藏史柱史之職國朝屢更容  
貌不改宣尼一視嘆龍德之難知闕尹四望識真  
人之將隱乃發揮衆妙著書二篇率性歸道以無  
爲用其辭簡而要其旨深而遠飛龍成卦未足比

其精微獲麟筆削不能方其顯晦用之治身則神  
清志靜用之治國則反朴還淳既而鍊形物表卷  
迹方外蜺裳鶴駕往來紫府金漿玉酒讌衍清都  
參日月之光華與天地而終始涉其流者則擯落  
囂塵得其門者則騰驥雲霧大椿凋茂非蜉蝣之  
所知溟渤淺深豈馮夷之能測盛矣哉固無德之  
稱也莊周云老聃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是謂道  
天之形雖復傲吏之寓言抑亦蟬蛻之微旨頌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紀地八柱承天叢生類

聚廣谷大川至道靈運神功自然五精應感三微  
相繼樹以司牧執其象契帝迹懸皇王猷謝帝上  
德逾遠淳風漸替時乖淡泊俗異沖和尚賢飾習  
懸法張羅內修樽俎外事干戈魚驚網密鳥亂弓  
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龍德在躬鶴髮垂首解紛  
控銳去薄歸厚日角月角天長地久小茲五嶽隘  
此九州逝將高蹈超然遠遊青牛已駕紫氣光浮  
元門洞啟神化潛流瀨鄉舊里渦川遺迹古往今  
來時移世易靈廟凋毀祠壇虛寂九井生桐雙



平定州志  
碎石惟皇受命迺神迺聖響發地鐘光垂天鏡宇  
宙開朗妖氛蕩定矐魄同尊參神取正流沙蟠木  
鳳穴龜林異類歸欵萬方托心鴻臚納賁王會書  
琛青雲干呂薰風入琴化致鼎平家興禮讓承言  
柱下猶慙太上乃見清祠式圖靈狀原隰爽塏亭  
臯彌望梅梁桂棟曲檻叢楹烟霞舒卷風露淒清  
僊官就位羽客來庭穰穰簡簡降福明靈至神不  
測理存繫象太音希聲時振高響遐邇讚頌幽明  
資仰敬刊金石永播天壤

承天寨記

唐李 謹

易稱設險詩曰干城蓋陳述公侯藩扞王室也晉  
東井陘者韓淮陰伐趙之路連天作險蹙地成隘  
一夫奮守可以當萬人開皇大業賊臣總燕師者  
踰盟津突函谷有竊天下之志時元戎薊公慮侵  
軼於我乃申命開府張公奉璋嚴戎式遏公謀包  
百勝雄入九城名烜赫大戎容彷彿麟閣旣至登  
鸛鵲洪中頂四顧而嘆曰敵在吾目中矣東其口  
扼其喉茲乎遂度地勢籠山截谷築登登削憑

不日而畢具繚崇墉於巖半百雉雲蓋冠小城於  
峯巔萬仞天削沿以樓櫓實以軍府鐵騎千匹虎  
賁百計旌拂霄紅甲曜日白於是明之以斥埃嚴  
之以賞罰使見可而出逐彼者易於轉圜知難而  
守攻我者難於上天則雖雲梯地道班輪再生莫  
吾及矣其發石也星落乎九天之上伐鼓也雷聞  
乎六虛之表飲馬也洿池可吸而竭奮力也常山  
可踏而倒豈止屋振瓦飛而已哉城成帝嘉之錫  
號承天信承於天也由是南北千里東西兩鄉飛  
禽走獸不逾越矣

姤神頌

李 謹

粵若稽古徵諸陳迹雖年移代謝而損益昭然是  
以宋玉高唐之辭盛傳於南國曹王洛神之賦永  
播于東周莫不事載圖書名標史簡晉東之美者  
有妒女之祠焉其神周代之女介推之妹初文公  
出國介推從行有割股之恩無寸祿之惠誓將畢  
命肯顧微軀儀形飄殞於沒湮名迹庶幾於不朽  
後縱深悔前路難追因爲滅焰之辰更號清明



節妹以兄涉要主身非令終遂於冬至之後日積  
一薪烈火焚之以易其俗諺云百日斫柴一日燒  
此之謂也闔境之內疇敢不恭順之則風雨應期  
逆之則雷雹傷物兄則運心以求合我則處室以  
全真兄則禁火以示誠我則焚柴以見志唯兄及  
妹與世殊倫傳曰介之推終不言祿祿亦不及渾  
天記曰著寒食者爲助陽氣用厭火星所說不同  
互有得失其來遠矣安河闕如縱因事之宜亦自  
我作古祭法曰有其廢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

敢廢也東北至土門之口西南距盤石之山方圓  
百里別成一境天寶中以賊臣背化國步猶艱塗  
炭生靈焚燒甲第伊我遺廟巋然獨存簪裾近叶  
於當時庭宇更新於往日性惟孤直虛見授於姪  
名行本堅貞實堪垂於令範今幸邊塵不動海水  
無波菽爾小戎曷足爲患昔虞舜至聖尚有苗人  
之誅殷湯至明豈無葛伯之伐蓋以君爲元首臣  
作股肱飄飄轅門屏藩王室乃命河東節度副大  
使兼工部尚書太原尹北京留守薛公諱



此禁闈公掌握衡鏡、心韞韜鈐勢若轉規詞如泉湧運籌帷幄孫吳詎可比其能料敵成旃衛霍不足方其妙浙江遺愛但美還珠汾浦來蘇唯欣去獸申命我承天軍使節度副使前永平軍節度右廂兵馬使銀青光祿大夫試鴻臚卿同山西東道節度經畧副使上柱國黨公諱昇鎮茲巨防公天子忠臣元戎外葺志惟清而惟謹行不諂而不驕往往滑臺職居摠統近歸本道位處專城投醪之義遠聞挾纊之情久著 自至止星管再周路不

拾遺人皆樂業長筵繼日士忘其勞細柳垂陰眾歌其美水碾成而永逸眾好維傳軍井達而當閑伏波不竭君依神以徼福神依君以庇躬事勢相因理亦條貫固宜書其已往播於將來貞石既磨斯文可作 眞泉湧祠下蓄爲碧潭飛入大河噴成瀑布瀾濤舉滄雜雷霆之聲溫雲拔日類風水之會經深寒而氣蒸萬象處炎燠而清潤一川灌木扶疎引千條而接影纖苗薈靡夾高岸而隨風自古及今非軍則縣未嘗不揆月撰日備其享禮

春祈秋賽庶乎年登巫覡進而神之聽之官僚拜而或俯或仰既而坎坎伐鼓五音於是克諧戔戔側弁三軍以之相悅公之德也如此神之應也如彼且河北數州山西一道或衣以錦繡或奠以珍羞無晝夜而息焉豈翰墨之能喻咸以商者求之而獲利仕者禱之而累遷蠶者請之而廣收農者祈之而多稔不然則奚一能遠邇奔湊奉其如在蓋聞有而不言謂之隱無而言之謂之誣又聞誇目者尚奢愜心者貴當承命述事敢不勉旃謹因

退食之餘櫛比陳其梗槩也銘曰凡有異行宗之日神匪害於物實利於人兄則禁火妹乃積薪共爲佳節在乎芳春今古千齡方圓百里德音無斁烝嘗不已祭具珍羞服先錦綺所求必應高山仰止將軍塞下細柳營邊晴開朝鏡霧雜鑪烟神理昭昭靈草芊芊紀諸令範光武承天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如神之水澹爲黛色跳波噴浪加有可則古往今來源流不忒興雲致雨倅造化力禺禺昂昂象君之德或祈或禱永無休息神之歆之福善



甯極

依陶經初志據李氏躍淵金石錄錄原碑全文

平定州唐李謹妬神頌跋

國朝

朱彝尊

異哉妬神之有頌也神之號不在祀典見於史傳者唐高宗將幸汾陽宮并州刺史李冲元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乃發萬人別開御道知頓使狄仁傑謂天子行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遽令罷役然則如女有祠其來久矣相傳神介之推姝也頌之者誰游擊將

軍上柱國李謹也碑於何所今平定州娘子關也州東有井陘東北有礮石葦澤而斯國以娘子稱殆因神而名之也神之行事不見於春秋內外傳其妬也孰傳道之自唐以來祈焉而視史陳廟焉而臆臆祭此謂有其舉之莫或廢且夫妬惡德也宜爲眾所共惡而神乃以是致頌此不虞之譽也井陘西南太原東北妬神之水淡然黛色興雲致雨倅造化力頌之辭也吾思古人嗜金石文字者多矣考斯碑未著於錄推而拓之裝界而藏之者



林曹侍郎溶也以八分書其後者布衣秀水朱彝尊也歲在強圉協洽秋八月朔

雨後春流瀉黛脂李諲作頌託微辭行人飲馬來偷見一陣花飛妒女祠

此錢塘金壽門平定道中作詩格高簡非凡山深地古拜荒祠之姬女訪碑版于唐人好古嗜奇竹垞而外則又有冬心先生其人

鍊石補天賦

王起

天何言哉有闕則補持五石而是用俾四時而能取成乎圓象故資可轉之功定彼乾儀奚俟至堅之主所以裨覆燾仰周普磨礱入鍛成功豈濫於宋人緝綴爲勞至德何慙於山甫乾道甚明配彼清真類鼓鑄而可致冀穹元而是營石不能言而助無爲之化天將假手潛因妙用而成則知媧氏之爲功也體物情立取法志生眴悠遠而求則象規圓而作程小大甯遺俾隨形以溥博差戾不陸

皆投質於輕清若乃元造呈材神功效技他山以  
綴象帝自邇卿雲初觸當碧落以麗乎銀漢同流  
激清霄而節彼天象又元石質既堅究勤勞而日  
月逝矣成廣大而星辰繫焉暖積素之烟尚疑苔  
點降如絲之雨終若溜穿觀夫圓則九重功惟百  
鍊眷無親而克敬當有道而可見言柔與剛崇高  
是將運有徒於晝夜比爲炭於陰陽織女停梭受  
支機於河漢荆人抱璞嗟韞玉於穹蒼補之伊何  
以當其闕照悠悠於峻極驅鑿鑿於超忽想夫取  
鍛之日排剛之時齟齬不安或表艱難之步清明  
於外猶生錯落之姿正圓虛之廣矣下長風而淒  
其是知補上天於鍊石蓋虛實之相資焉

封白雞山記

王 緘

夫以玉燭搖光碧落霄懸於合彩金輿厚載丹邱  
靈毓於祥音斯蓋運契星躔道符天意流消化於  
萬類動植咸熙抽勝策於九章華夷景服王澤流  
於上翮風悅於下故有雲連峭壁靄如畫之烟嵐  
質異山梁翥凝霜之毛羽是知鳳鳴汧右千年而



山得佳名鶴降遼東萬古而地稱佳號我嗣晉王  
珠履表異玉節傳榮廊氛禋於中原躋生靈於壽  
域沈研麟史征南徒釋於三編擒縱龍韜忠武虛  
譚於八陣劍橫大樹戟中小枝睦鄰而將外東征  
俗富而民歌栖畝矧乎三清分派九合昇壇刑白  
馬以會同盟致丹鼠而忘巨猾昔歲金橋之戰勢  
掩昆陽近年沍水之征威符淝上豈謂重燃興燎  
惡蔓猶滋豨跳將害於周禾烏合連羣於伏莽於  
時躬提千乘途邁六辰行方結於魚麗路復經於  
龍壑睨蒼翠之側於蔚蒼之中覩靈雉而低翔當  
神騏之逸足可謂練舒皓色玉潔爭光有同於天  
上飛來無異於目前化出花冠踴竦瑩瑩而朱點  
雙眸霜鬪拳翹閃閃而雪翻兩翅嗣王祝之曰旣  
瑞世瑞時可勿驚勿畏乃虛之以雕籠擁之以襟  
袂忘十步一啄之心有帝扇后禴之意若棲於瓊  
花枝上皎潔爭分或飲於水精壺邊晶瑩莫認人  
命此墅也稅蠲青畝山封白雞前古之越裳入貢  
効祉殷朝而今以晉王薦祥永光唐史緘學慙重



席世奉初筵背文總愧於色絲辭鄙應還於夢錦  
山唯紀事用垂緜長佐命忠勳序列銜秩時天祐  
十載龍集癸酉鴻雁來賓之月十五日記

淮陰侯論

宋陳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  
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  
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  
之曾不足以闔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  
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  
出其勢凡以迨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窘之而  
愈知費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  
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

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則是勝負之數未可判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蚩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之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兩舉而虜魏豹二舉而擒夏說廼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欲假奇兵三萬

人從間道絕其輜重餘不能用信廼一舉而破趙議者以爲使左車之策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

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  
人於死地而求人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餘  
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寔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  
號二十萬其寔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  
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能下井陘因留數  
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  
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遲  
之二三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  
出而逐我卽起據其壁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  
斷後不如急歸於是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  
而又知左車奇兵寔以斷吾後也此雖智者亦必  
舉軍逐我而况餘貪得失之心嚮然其未已乎彼  
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  
人死鬪而吾之伏兵據其壁而擊其背餘固可以  
一舉而擒也餘擒則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  
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  
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  
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



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况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乃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無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操能敗繡表信獨不能破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

矣

湧雲樓記

金趙秉文

太安二年夏四月余來蒞平定登城樓而樂之樓  
枕古榆關下建十丈旗表以五筵廣三之二窗闔  
軒豁俯瞰閭閻旁引重山複嶺之阻左扼土門右  
控大鹵太行倚之羣山迤之道京師而來歷汾晉  
接秦隴走雲代商旅絡繹使驛旁午車摧馬括日  
不半舍使人目寒而足慄悽然有去國之悲臯樂  
之山晉陽之泊廣陽之故道井陘之故關地古天  
荒巖深樹老使人心折而骨悲黯然有懷古之思

若乃烟雲雨態倏忽明晦欄檻半晴野無完塊雌  
蜺半空雄風千里絺綌以清郊鄜汗此秋空月明  
飛光皎楹爾屋穿漏我居蓬瀛雪漲千山北風其  
寒我纊而溫爾縷其單觴於斯詠於斯會賓友於  
斯其亦有思乎古之君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淵靜  
則悔吝不生昭曠則不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  
窆奧之處淵如也高明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  
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  
了然吾胸中而不惑茲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與

歐陽棐永叔第三子也永叔嘗書以教之曰藏精  
於晦則明養神以靜則安晦所以蓄用靜所以應  
物善蓄則不竭善應則無窮雖學則可至然性近  
則得之易也宣仁后崩哲宗親政蘇子瞻知定州  
朝辭上書曰古之聖人將以有爲也必先處晦而  
觀明處靜而觀動則萬物之情畢陳於前陛下欲  
有爲也欲惟憂太蚤不患稍遲近世趙禮部秉文  
周臣作平定湧雲樓記全用歐蘇語意曰古之君  
子內淵靜而外昭曠昭曠則悔吝不生淵靜則不



蔽於物其於居室也亦然窳與之居淵如也高明  
之居曠如也淵靜所以存神昭曠所以知政靜以  
養恬動以應物萬變之來了然吾胷中而不惑茲  
曠也祇其所以爲達也與趙禮部語雖出於歐蘇  
然歐蘇大旨一本於易易之明夷日明入地中明  
夷君子以蒞政用晦而明繫辭曰寂然不動感而  
遂通

右一則語出元學士李治古今註可與趙尚書  
一記參互發明

重修靈瞻王廟碑

金 趙懷允

陰陽開闢元氣變化宣精於天成形於地結而爲  
山嶽泄而爲川瀆山川之作蓋與天地並矣故能  
出其雲雨育乎萬物平定郡城之西二十五里有  
山曰獅子山經所謂以形似而名之者也山之麓  
有石臺焉巍巍峩峩傑出羣石若巨人之冠帽然  
菖蒲生其上南望黑水十里而近北顧石甕五里  
而遙蓋連亘之一山也宋世歲旱鄉邑之民在在  
處處禱禱無應時有童子六七人芻牧於石臺之

旁因致瓶於蒲下以禱爲嬉見蒲之芒有露凝結  
若綴旒然墜而入於瓶或晞而竭或潮而盈瓶既  
溢矣既有雲物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  
霖霖霑足徧乎境內自茲而後時值恒暘里人相  
率因倣彼童子置瓶於蒲下而禱焉屢獲其應敏  
於影響由是大建祠宇於石臺之下名之曰蒲臺  
神廟而奉祀之宋崇甯三年賜額曰靈瞻與黑水  
石甕二神同時得號黑水廟曰普澤石甕廟曰豐  
濟皆用郡刺史西染院使高權之請也觀其感應

之迹始見於童子之戲終救乎驕陽之災蓋靈氣  
之所宅雲雨之邱墟必有造物者尸之矣易曰陰  
陽不測之謂神豈不然乎或曰在晉則有言於魏  
榆者在漢則有鳴於冀南者彼固爲異事已書之  
史傳矣若夫山川通氣礎潤雲生此陰陽交感之  
常自然而然者也又何足誌歟應之曰噫是不足  
以與語至而言極者也且彼或言或鳴者徒能爲  
白祥於當世安能隨禱輒應潤物濟時而若是者  
乎又豈可同年而語哉廟屬陽泉里里中大姓

宇好事君子也一日率眾來叩予門而告之曰蒲  
臺神之事雖載於晉陽方志之書傳於上艾父老  
之口猶疎畧訛舛懼其歷年寤遠載書旣畧則傳  
者愈訛敢請於子詳而誌之將刻之於石立之於  
廟傳之於無窮不亦可乎予義不得辭故詳其語  
以告後之人乃作碑而銘之銘曰天作高山爲鎮  
一方以助造物尸其雨暘爰在昔歲亢陽爲沴鄉  
邑之民舞雩以祭童子何知以禱爲嬉蒲芒有露  
如旒之垂自入於瓶或潮而溢卽有雲物觸石而  
出以降膏雨以蘇旱苗屢應其禱曾不崇朝一勺  
之水膚寸千里功被於人血食於此漢鳴於冀晉  
言魏榆彼時無異彼跡實殊徒爲白祥徒濫民聽  
安能濟時隨禱輒應膏我百穀惠我生民聖不可  
知斯謂之神故詳其言以告於後碑而銘之以記  
不朽



重修靈源公廟碑

元 韓粹中

周威烈王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先是時三家滅智伯剖分晉國或傳公卽晉族也憤宗社之亡奔走抑鬱客死於廣陽之嘉山冥通異感不隨死而亡傳曰深山大澤必生龍蛇名山大川神其主之若夫雲煙夕暝風雨晝晦恍惚之間焮蒿悽愴如或見之水旱災患神實司焉蓋有利乎民也因立祠歲時致祭然未知起自何代由秦漢及唐史逸其事方冊無聞周世宗宋仁宗顯德

永和之間始以侯稱宣和中用太守張頴之請加  
封靈源公行祠有碑已紀其本末矣今按其碑而  
書之公以忠直純一之德禦災捍患澤被羣生兩  
賜調而民不飢扎瘥消而民不折神之佑民也民  
之祀神也禱應昭答理固宜矣然公之廟貌歷歲  
滋久猛風斜雨漬漸摧毀大德甲辰夏四月己丑  
奉直大夫楊公來知是州治政之暇偶至祠下遲  
回瞻顧嗟惜悼嘆慨然有修復之志詢於廉訪僉  
事叢侯洎郡人王嗣等眾諾一詞若合符節卽日

鳩工庀材一方之民間者奔走而助其役曾未半  
期而成殿宇深靜儀門宏敞山廳覽秀藻甃分流  
砌石橋以便往來修井亭而覆靈跡輝金翬碧咸  
與一新延祐紀元冬十月浹辰州人田思讓蕭玉  
輩屬辭於余曰廟例有碑而此獨無之使成功者  
泯沒而無聞焉是爲缺典再辭而來愈勤余因爲  
銘以歸之銘曰神鑒之明秋月之盈神斷之清涇  
水之平惟清與明物無逃形究善折惡若執權衡  
介爾景福格爾天刑神之歆之靡愛斯牲民之祀

之必薦吾誠故曰上天之載無臭無聲

重修豐濟王廟記

元 呂思誠

去平定州城三十里有里曰賽魚南臨桃水有獅子山以形似名之山多松栢檜檜山之巔有崖直下數百仞其旁有穴深若井名曰石窰上有覆石如蓋天或旱暘祈請者側立以杖挑窰端之石蓋遂霖雨雨既沾足隨置石蓋如故否則風從窰生拔木偃禾在宋皇祐間有記載諸會典與嘉山蒲臺神同時封表夫山川紀綱有係一國有係天下

有係一州一縣一鄉一里者蓋封表有小大而利澤遠近亦隨之天地之大覆載之廣運祚之流將特達峻極嶽鎮海瀆名山大川形而神之古今通祀譬猶國家設官分職品職之崇卑責任之輕重恩威宣暢神化敷洽故修於此者深則感於彼者至雖一社之長十人之甲五家之鄰亦如之嗚呼知天者可以知人知人者而後可以知天也里之儒李思恭君子也自上世以來爲西鄉巨家推其有以及其無自親而疏由近而遠莫不極其分



因前歲之旱禱於神而應之乃復其舊祠請記於  
思誠曰我倡之人助之祠已新矣公盍爲我記之  
思誠曰此山川之舊也神之靈驗本人之誠否也  
君誠信人也是以應之祠既復矣神之降福當無  
紀極予亦述其故事而已請爲迎送神曲二章俾  
歲祀之時與旱暘之禱歌以樂神

詞曰山之高兮崇崇石巖巖兮水溶溶旁有穴兮  
虛其中深如甕兮若有所容上有覆瓦兮方舉雲  
曳雨兮雷翻風神之來兮不來使我心兮忡忡雜

肴蔬兮薦芳醴神之來兮歲自豐

右迎神

神之來兮無蹤神之去兮何從天有雲兮山有松  
歌且舞兮伐鼓擊鐘千胥樂兮莫知所終

右送神

靈贍王廟碑

元 呂思誠

蒲臺山靈贍王廟前有巨石如帽旣崇且廣上有  
池天成蒲生於中雖甚旱水未嘗竭故蒲之叢鬱  
然翠潤可愛是以名其山云四月四日獻享廟上

前期一日迎神六村之眾具儀仗引導幢幡寶蓋  
旌旗金鼓與散樂社火層見疊出名曰起神明日  
牲牢酒醴香紙既豐且腆則吹簫擊鼓優伶奏技  
而各社各有社火或騎或步或爲仙佛或爲鬼神  
魚龍虎豹喧呼歌叫如蜡祭之狂日晡復起名曰  
下神神至之處日夕供祀惟謹歲以爲常祭之日  
或時有露漚然生蒲上圓若水晶尤忽爾飛綴樹  
端又有黑蚺蜿蜒而出金睛紫舌盤繞几筵香烟  
吸酒金大定間東山趙懷允之記曰初因天旱有

數童子戲禱石下見露從蒲生雨遂沾足後有禱  
輒應宋時與嘉山石甕相並封封曰靈瞻今廟額  
曰王是亦在金宋之間乎神有二或曰猶東岳之  
秉靈也每見祭時又具獻物望石甕山拜豈以石  
甕險阻不能上合祭於斯乎耆老等曰我

國家承平百年民物豐阜時或有旱暘之沴以紅羅  
冪瓶口置石上而拜於下或卽時有露或一日二  
日或至連日終不得者露既涓然而出矣須臾不  
見下瓶而探其中已滿溢迎置壇所隨行而雨其

或不泰冷然飛去又或蛇出直入懷中以懲不恪  
此則共聞共見也惟山之蘊能興雲致雨神發著  
見天地之分有山之初而然也因此童子之誠而  
相因至今人以爲神之初也川沈而山茂禮也廟  
焉而享尊而親之也六村之眾亦不知其所從來  
矣傳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易曰山澤通氣露生  
蛇出又何爲怪但水自入瓶何其神哉易之象乾  
曰天行坤曰地勢坎曰習坎艮曰兼山震曰洊雷  
巽曰隨風離曰明兩兌曰麗澤蓋自震而坎而艮

天行也自巽而離而兌地勢也莫非乾坤之所爲  
也曰習曰兼曰洊曰隨曰兩曰麗惟乾與坤但曰  
行曰勢而未嘗有所分也說卦云健也順也動也  
入也陷也麗也止也說也性情也爲天爲地爲雷  
爲風爲水爲日爲山爲澤形體也夫所謂主宰者  
出乎震齊乎巽見乎離役乎坤說乎兌戰乎乾勞  
乎坎成乎艮繫辭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  
神之情狀屈伸往來造化功用之謂乎其爲神也  
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斯其至矣或曰陰陽錯行



天地大駭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又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世曰山者地之物以所見者言之也至月風雷雨自地出也世曰月風雷雨天之物以所見而言之也蓋亦有所本歟且平定屬冀甯在地則爲趙魏之交在天則爲昴畢之分彼其唐風化德雨師降靈山川之秀民物之茂又不在於茲乎刻石著辭昭示永久孰曰匪宜於是干河人匠提領王仲美之子小提領讓平潭楊德義西河馮成甫與賽魚李教諭禋相與糾率六村分社

社各有瞳瞳下分人人各有長併於碑陰其別處好事君子來者或前或後從便而書乃先刻本州之官吏者敬所統也敢再拜而爲之詩曰

青青者蒲帽石巔帽石屹立

神宇前時雖大旱水不涸神之神兮不可言焉爾有人禱其下蒲上津津露潄然倏忽變作水晶圓望之飛上松枝懸有時有蛇出几下矯首吐舌來蜿蜒紅紗方幅冪瓶口瓶口滿溢理何玄隨行下雨雲雷合桃江相接流長川枯槁須臾起生意

平定州志  
蜀之報年復年年乃至四月四六村父老來駢  
闐再拜獻言神祠下一心無二亦無偏

靈瞻之瞻豈惟此膚寸而出應普天惟此六村爲  
最近尊而親之情且專子子孫孫藉廕庇更望篤  
生哲與賢上爲

國家下民物無疆之休惟綿延瓊瑤山拱不敢前獅  
子山立不敢連神之來兮神之去雨餘旭日開晴  
烟

歲至正十三年歲在癸巳四月吉日六村耆老

人等立石

山西通志以趙碑爲呂作相仍未攷  
今左丞碑固自巋存錄之以正錯誤

土風記

呂思誠

輿地有書其來尚矣九邱雖逸而職方氏所掌亦  
未嘗廢此州地當衝要實古名郡山川民物泯莫  
可考豈非闕典歟國人皆曰可志愚按平定古并  
州之域也三卿分晉地入於趙秦屬上黨漢曰上  
艾屬於常山晉及魏改屬樂平樂平漢沾縣也後  
魏改上艾曰石艾隋初屬遼州大業中割屬并州  
唐復以屬遼州又屬受州受州廢還隸并後石艾

爲廣陽徙治榆關宋初用兵攻河東首下之遂升  
爲平定軍以樂平隸熙甯七年廢遼州省平城和  
順二縣入遼山縣以隸軍元豐八年復遼州縣還  
舊隸金大定中升爲州今爲冀甯支邑而樂平隸  
焉樂平東南六十里古受州又名賽魚西北三十  
里承天軍東北九十里廣陽西南八十里葦澤縣  
故關東八十里廣陽東五里古上艾地冠山嘉山  
西八里蒲峯獅子山西北二十五里白雞山東北  
二十里晉王嗣昭過此獲白雉因以名之黑水嘉

河源在嘉山嘉河經於城中桃水下入澤發澤發  
一名阜漿暨懸泉俱在承天軍閑閑有懸泉賦流  
杯池城南二里許閑閑修禊所也介之推妒女祠  
在懸泉上唐高宗幸汾陽道出妒女祠下者此也  
或云之推妹也英公廟東十里礮石邨李勣嘗爲  
并州都督有惠愛故立之又曰本殷公也開山亦  
嘗任石艾長宋祁修唐書避宋宣祖諱易曰英韓  
信廟在故關牛相廟南十里牛相不知年世過山  
下卒四賢堂在州治東北城隅宋曰思武金曰



雲今閑閑趙公文獻楊公遺山元公敬齋李公遺  
像  
在故名之也州之境東距井陘一百里西距壽  
陽里與井陘相若孟縣北九十里遼州南一百里  
東北至京師一千里其土瘠其民勞其俗樸而質  
其風慄悍尚有陶唐氏之遺風乎

重修昭濟聖母祠記

呂思誠

昭濟聖母祠在太原廢城側祠下有泉曰善利曰  
難老浸潤灌溉田數百萬頃畝民賴其利故立祠  
以歲祀事蓋水神也唐太宗起義太原嘗禱於茲

豈唐人之所封歟平定州北六七里曰郝家瀑亦  
有祠焉迺行祠也宋之碑刻金之樑記尚在祠下  
有泉滙而爲池甃之以石開厥口於東北隅水從  
中出黛蓄膏停混混然勢若白虹下入桃江圃者  
稼者紡者禮者澣者凡可以利於水者罔不咸  
賴祠而事之宜矣祠建歲久垣摧屋圯不蔽風日  
里人會謀曰此厥不修則何以肅斯人祀事之心  
乎於是命工藏材易敗爲完全金碧燦然光奪人目  
延祐丁巳十月工訖求記焉予惟在晉祠者名

天下而此名於一鄉其利有大小而名與之遠邇  
歟謹誌

重修崔府君廟記

元 揭傒斯

平定州古上艾距州治東三里曰長樂坊有崔府  
君廟敕封護國顯應王不知何代賜也俗傳廟建  
自宋宣和間重修則金泰和間也州里遠近之人  
疾厲瘥札水旱災害凡禱於廟者輒應猶谷之於  
聲形之於影斷斷然必著者也至正初元自春訖  
夏六月不雨境內土龜坼禾稼殆槁民嗷嗷承務

郎同知平定州事保保字國卿召僚屬告曰我輩  
有此土土之寄而坐視其旱穀不登上匱國家賦入  
之儲下罹民人饑饉之苦可乎乃於是月丁巳齋  
沐如千人免冠跣足走廟焚香羅拜禱於像前明  
日雨大降不淫不瀦坼者以合槁者以蘇嗷嗷者  
而懌懌也月禾或秀而未實或實而未堅猶禺然  
望一雨之至而弗獲也復禱於廟如初禮雨亦如  
初降秋乃大熟家獲戶斂公無逋租私有露積明  
年春父老相謂曰吾民飽德而樂此者伊誰之

也遂命州人張淵以狀來求文以紀州牧之德以彰神王之靈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彼有司者其能爲民之父母矣禮云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彼神明者其能救災恤患矣雖然苟神之靈非誠之至不感也苟誠之至非神之靈不應也神之靈矣誠之至矣斯可以言感應也按府君者祁州鼓城人父母禱於北岳而生府君唐貞觀舉孝廉仕磁州滏陽令晝理陽夜理陰一日與陽叟奕罷見黃衣執符言曰上帝命以玉珪玉帶冠衣召赴五

岳衛兵百餘人拜畢奏簫韶之樂又取白馬至府君命一子取紙筆曰吾將去矣遂書白字以逝世傳以爲白字碑安祿山叛上夢府君見曰駕勿別往安祿必滅矣駕還闕立廟封顯神護國嘉應侯武宗天下大水禱之卽止封護國感應公眞宗時封護國眞濟王今因求記故並著其事以告邦人抑使後之爲州牧者知所敬知所法云

淮陰侯廟記

楊先韓

蜀憲僉王入走書至渝請先韓曰吾家獲鹿者



淮陰侯廟在土門西道北岸上卽井陘口古戰處  
也有宋慶曆間邢國陳薦廟碑元祐間東垣鄭靜  
晴重修廟記迨延祐庚申春孟廟史郗玉等卜遷  
於岸下棟宇翬飛貌像赫烜實聳觀瞻今叙其更  
修歲月於先生記之俾鑿諸石先韓不以衰老辭  
竊謂記侯之事迹易明侯之本心難侯事跡載在  
史冊所以興劉路項出奇制勝者人耳目所熟觀  
不待記而後明若侯之本心則有甚難明者焉司  
馬公修治鑑用左氏傳事體但據班馬所書載侯

拒武涉蒯徹遊說之言初無畔意及書楚人告變  
陳稀邪謀則侯之本心不能以自明惟朱文公修  
通鑑綱目用春秋筆削推見至隱使忠臣義士無  
罪而見戮者得以自雪故於僞遊雲夢之事大書  
六年冬十二月帝會諸侯於陳執楚王信以歸至  
洛陽赦爲淮陰侯蓋楚人告變特飛語耳實未有  
反謀也故綱目不以反書但書執楚王信以歸不  
書其所執之由不去其楚王之爵明其無故見執  
也書至洛陽赦爲淮陰侯以無故而被執則亦何

罪之可赦又以何罪降而爲侯乃使與噲等伍安  
得不怏怏耶十年九月書代相國陳豨反帝自將  
擊之十一年冬破豨軍正月后殺淮陰侯韓信夷  
三族漢史載侯約豨反綱目削而不書不以反罪  
累侯也但書后殺淮陰帝方在代罪后之擅殺功  
臣不去侯爵以見侯之亡辜被戮書夷三族以甚  
后之殘忍也后曷不念昔彭城破爲楚軍所虜困  
辱三年及侯擊破齊殺龍且羽勢窮求和后乃得  
歸正位中宮徵侯之力不及此果有畔迹亦宜侯

帝還宮權其輕重帝寬大長者藉使不免其身亦  
必宥其子孫何至淫刑以逞哉帝聞侯死且喜且  
哀嗟乎人心天理不容泯滅喜者喜其假手呂后  
除一隱憂哀者哀其開國元勳子無噍類且問將  
死何言曰悔不用蒯徹計帝捕徹至直辭以對帝  
釋不誅以是知帝有仁心必不忍於赤其族也后  
忍於赤人之族不自知其身死肉未及寒呂氏無  
男女少長駢頸就戮亦可以見天道之好還矣余  
爲此記按文公綱目用春秋書法以明我侯忠



之本心參以韓魏公留題詩曰家僮上變安知實  
史筆加誣貴有名邵康節亦有詩曰韓信事劉元  
不叛蕭何惑漢竟生疑則綱目書法明侯本心者  
非一人私言乃萬世之公論而侯之心亦可以暴  
白於天下後世而無憾矣今去侯千有餘載井陘  
之道猶故也白鹿之泉未涸也當時王侯爭雄如  
兩蝸角莽爲陳迹而侯之廟食茲土英靈如生由  
其平生剛大之氣挫而愈壯精白之操澄而不緇  
自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勢而存者使趙人畏敬奉

承凜如一日固宜乃作送神之樂歌二章俾趙  
人歲時歌以祀侯云侯之來兮雲爲旗從陰兵兮  
萬騎隨侯入廟兮水之涓柱石桓桓兮神貌巍巍  
鼓淵淵兮雜奏笙篪牲牲肥膾兮清酒載醴神欣  
欣兮享我多儀神之返兮風爲馭朱雀前驅兮元  
武奔屬神顧趙人兮容與錫爾多福兮驅疫癘祈  
暘得暘兮雨以時雨豐年穰穰兮多黍多稌民飽  
神德兮太平旣醉祇報麻兮何千萬祀

井陘關之險要接連平定互爲唇齒當日韓信



下趙提三十萬眾駐軍茲土可謂能軍赤幟未  
標於泚水奇謀早定於榆關至今土門祀侯豔  
其功劍峰祀侯歆其德此勵齋王刺史所由致  
歎於荒崗之上破廟僅存也楊先韓碑記援據  
綱目明侯不反獨伸千古快論侯乘白駒兮入  
廟覽此當不嘖以笑且事本一線有侯祠者宜  
照文刻石以明侯之心跡孫同王前州採備平  
定州志良有以也若以碑不在此而遂議刪除  
則拘固不思之甚矣

平定州公廨記

明王仁

平定州在禹貢冀州之野古太原之地并州之域  
也粵自秦人罷侯置守不知屬名何郡漢爲上艾  
縣後魏爲石艾縣唐爲廣陽縣五代因之至宋下  
河東以廣陽河東衝要之地及先克復乃置平定  
軍因而改廣陽爲平定縣金大定間始升爲州其  
所由來尚已迨元沿襲舊稱百有餘年故爲郡爲  
鎮世代各異隸此隸彼復無常制丁前元之季方  
鎮尚強互相吞噬兵連禍結罔有甯日是以郡城

舍宇殆無孑遺爰及大明革命率土皆賓兵北渡  
 河所向風靡蔑如也然後選擇循良撫綏郡邑兵  
 不離境民庶帖然我平定程侯宗道同知鮑公原  
 亨吏目喬公惟德披荆棘立州治不事苛刻政尚  
 簡易撫民庶不惡而嚴待賢士大夫恒而有禮勵  
 精求治去華尚實會未越月四民景從信乎孔子  
 之言曰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越明年政輯民  
 和百廢俱舉乃卜公廡於城之良隅土燥面陽之  
 北卽其故基而構修焉凡輸材運甃効功獻技民

之營之若家私焉不踰兩月告厥成功故居官府  
 有廳集公吏有曹儲貨粟有廩宿上官有閣又起  
 傳舍於旁以候過使明不妨政也復構六賢堂於  
 城陬以尊民望營官舍募民居以省民勞若夫尊  
 前賢以勵後尚賢也悅近民以懷遠愛民也愛民  
 仁也尚賢義也以仁義悅民則民悅而誠服故以  
 之興役則忘其勞率以犯難則忘其死若侯等可  
 謂得民悅之先務也後之牧守者能繼其志則能  
 嗣其政矣入公廡有記豈徒然哉於是乎書

洪武四年秋

天甯寺重修正殿記

明延定之

州治之東有寺曰天甯寺蓋古刹也不知創於何代入我朝永樂中亦嘗修葺歷年既久瓦木朽腐殿宇傾頽上不可以祝延聖壽下不足以聳人觀瞻寺僧惟祥語於眾曰我輩奉釋教者寺之故廢至於如是咎將誰歸詢謀僉同承事惟謹徧謁州之士大夫暨諸鉅室量力助資貧者願爲力役聚材督工終日不懈凡百處置皆有其道始構正殿

六楹前後十二皆以石爲之欲其堅且固也宏治元年僧昭廣於殿之前山門之內東西復構伽藍堂各六楹惟祥弟子昭定繼成其事粧飾佛像五尊繪畫殿堂兩壁華簷散綵紺瓦飛翬綺棟凌空彤雲麗幄巍然壯觀爲州勝槩登斯刹也居則高明遠可眺望山川繚繞雲林掩映使人蕭然有塵外之趣惟祥師弟於釋教可謂不負矣竊觀天壤之間陰陽之理古今之事無有不對待無有不循環也治亂相爲倚伏盛衰相爲消長廢興相爲



復卽此一事可以驗人事可以驗世道餘可觸類而推矣是殿之修經始於成化二年丙戌落成於宏治七年甲寅昭定因其事竣欲立貞石以垂永久請予爲記夫道二善與惡而已矣性本相近而習始相遠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善惡分焉有入孝出弟謹身節用濟人利物奉公守法此習於善者也行險傲倖放僻邪侈強梁好勝矜傲奸貪此習於惡者也天道至公而無私善者福之而淫者禍之畧不假貸使善者聞之而知勸則必益殫乃心增修德業惡者聞之而知懲則必改絃易轍洗濯自新凜然上帝之監臨儼若神明之昭著凡有血氣者莫不敬畏承奉而咸起其好善惡惡之心某也善我可爲法某也惡我可爲戒無忝爾所生無愧於光天化日之下於世教民彝不爲無益嗚呼善惡報應捷於影響凡我州人可不勉乎可不畏乎予嘉惟祥師弟用心之專而喜其事之有成也敬書此以記歲月

重修上城記

明 白思明

平定上城最古地郡名榆關考之州志云肇自漢  
將軍韓信伐趙下井陘時駐兵於此而築斯城以  
榆木塞門肆號榆關郡焉其城之地脈從冠山嘉  
水來至是磅礴爲陵因而城之觀元遺山有冠山  
移得近城頭之句可見幅員三里許高十丈餘州  
治倉庫布按分司建於內而嘉水走乎其下登斯  
城也遠視羣峯環翠俯瞰河流屈曲千房萬井烟  
火相接行商居旅輪蹄旁午足以暢心志而遠視  
眺壯哉一鉅郡也歷千餘年州人賴保障焉民到

於今受其賜仰其名而不替景泰庚午訛傳有警  
迫甚民心惕焉罔措初欲逃匿山林巖穴卒依是  
城保其無虞歷歲既久多致傾圮狐兔之迹交道  
儀封吳公賢宰三河綽著聲稱巡撫唐公具卓異  
政蹟以聞上賜璽書褒之宏治甲寅擢守是郡越  
明年政通人和巡撫都憲顧公撫按侍御邊公復  
有旌擢之舉自是藩臬勸獎殆無虛歲今戊午春  
政暇環相其城以修復垂久爲已任適撫按移檄  
董之乃謀之二守邱縣李公時節判壽州張公



吏目平涼陰公順同寅協謀乃役力於民採材於山五丁朋一夫十日遞一班不竭民力不殫民財自春二月始工戒以勿亟民乃不疾不徐不告劬勤不妨民業夏四月工畢矣於是卑者崇缺者完薄者厚四角有樓十步有舖環列有磚磔奕然完好矣是城之修例宜軍民互出其力今不勞軍民而厥功告成巡按直隸侍御田公特命伴持禮獎勸之其他善政不能備書營莊耆老崔友輔作偕同張友厚等謁余請紀其事余已詳其巔末於

前矣竊有告曰士之仕也貴實心愛民建悠久之業垂無窮之澤以永其譽愈久而不能忘也觀吾州上城自漢韓信創築之民心慕之稱之如一日今州中吳侯復修增拓之垂之悠久吾民之心豈不以慕韓信之心慕吳侯哉俾後之嗣守者修葺之庶斯城之不壞使後之思今亦猶今之思昔也設或拂民情以從己之欲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玩時愒日惟圖身家計不爲民生計視吾吳侯建悠久之業而澤及於無窮者其賢不肖相去豈不其



遠哉後之視吾記其亦有感焉

賀古潭李先生八十壽序

明呂 柟

夫觀氣以言觀質以行氣實其言不華質固其行有則是故惠近德分近義勸近明憂近慈思近孝是故不華之言其氣益充有則之行其質滋固氣益充則騰天質滋固則祐地天地騰祐其壽遠矣平定有古潭李翁焉值飢散粟不同里例黨人多藉以生躬瘞棄屍至數百人斯不亦惠乎族姪放越醜酒鬪牆革面改心友于至老斯不亦勸乎孫

子欲因儒入宦墜淚不許舉覆轍以戒鞏昌兄弟奮力如今斯不亦慈乎惡少佚酒踵門詬詈俟醒具殮其人頓化斯不亦異乎言念父祖泣涕沾襟斯不亦思乎是故木根深者其枝繁木心堅者其陰遠古潭翁有男子六人孫男子十人其長曰應奎山西舉人教諭高陵陞教授鞏昌其四曰應某嘗從予遊曾孫男子今已七人今年壽登八十所謂氣充質固以發天地之騰祐者非斯人耶鞏昌君曰應奎何以壽吾祖於千歲曰是不可以他求

也其在鞏昌君兄弟乎鞏昌君敏給博洽其見義  
思必爲臨事思不惑改過思不吝志希聖賢學本  
忠恕近已數獎於上官矣而應箕自少以河汾君  
子自期若皆持此以往不踰厥初雖鄉之夔稷虺  
說之輩料敢曰不能及哉若是古潭翁之壽千歲  
且未艾也翁諱璞字蘊玉別號古潭

八蜡廟記

明喬宇

平定舊有八蜡廟在州郭門之東屋室垣墉歲久  
圯壞弗稱揭虔意大梁蔡侯重夫來守是郡謁境

內應祀之神顧瞻而嘆曰邦以民爲本民以食爲  
天蜡祭者重農祈穀之美制可漠然視弗加念耶  
是誠在我不可以緩乃親往規畫庀工鳩衆耆老  
尚義者董其役以司出納凡百需給備具罔有價  
乏閱數月而告成爲正堂三楹龕如其蜡數左右  
廡凡六楹拱以中門繚以周垣規制隆然而起頓  
改舊觀於是州之人士請余文記之嘗考諸載籍  
伊耆氏始爲蜡蜡有八先嗇一也司嗇二也農三  
也郵表畷四也貓虎五也河坊六也水庸七也昆



蠱八也蜡之祭也主先嗇大蜡之時索鬼神而以  
十二月台聚萬物勞農以休息年不順成則八蜡  
不通先王立法仁之至義之盡所謂三時告勞一  
日爲澤者歷秦漢唐宋以來代有其祀至皇朝尤  
崇是典祀之京邑祀之邦國祀之郡縣著爲令以  
式天下報本追始之義大矣哉但吏於土者往往  
靡知所重以爲祭非所先者謂之慢以爲非所當  
祭者謂之庸慢與庸因仍相襲其廟祀之廢也固  
宜夫幽明一理年數豐歉之祈水旱札瘥之禱禮  
樂具於此休咎徵於彼受斯民而牧之者其可忽  
諸蔡侯今茲之役非徒爲觀美以要譽者亦非俾  
吾民諂事以干福禱罪如他淫祀之爲者蓋將推  
廣國家事神重農之本意以惠養黎元其志不亦  
可嘉矣哉然此特其善政之一耳方來復有大焉  
者尚當特書之是爲記

孔子洞記

喬 宇

平定之西九里山勢秀拔者曰冠山元左丞呂公  
思誠書院舊址在焉士有肄業者恆僦居僧寺中



太守孫君朝用在庠時嘗讀書於此每有興復之志而未遂暨謝政歸則書院已爲汪參政藻督州重修矣君見而嘆曰茲山去郡學甚遠諸士子終歲弗克盡釋奠之誠匪設聖容瞻拜朝夕罔有懋懼其何以厲學乃向書院南有巨石高丈餘廣倍之中可剡鑿以垂永久遂捐貲命工琢爲洞肖夫子像以顏子曾子配又疊石爲二洞以備士類息偃游藝之所緣以垣墉欲與書院相表裏經始於嘉靖五年春二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君書來屬宇

記之或有聞而疑者曰夫子之道大如天地然普天率土皆廟祀以王者之禮其尊崇者至矣今創洞以居無乃非幾於褻乎余曰二氏之琳宮梵宇遍區內金碧鬩聖窮極侈麗至於深山巖洞之像設亦莫不然觀者不以爲異而茲以爲異耶或曰彼之術售幻以愚人與吾道殊太山坵垤皎日爛火有目者自能知之焉足以較等差哉余曰不然宣聖之道貫古今如一日雖不繫於洞之有無但學者講誦於斯食寢於斯瞻其容謁其位所以親

之也親則情至而摠趨對越之下殆有默契恍惚  
於羹墻夢寐間者上而道德性命之懿亦由是以  
進豈直科目之資而已乎蒙之豕曰養正聖功兌  
之象曰朋友講習是其感發興起之妙與親炙之  
者奚有間耶况禮以義起因山之石以鑿洞厥功  
亦不費太守君取義於此可謂探本於眾人之所  
未知而用力於故典之所未備者有裨於後學大  
矣若曰徒取觀美而已惡足以知太守之心哉疑  
者釋然而退因書以爲記

新修清涼寺石洞碑記

明和鸞

成化壬辰冬十二月二十日守禦平定州武德將  
軍正千戶王政字廷修以僧道存道慧道安狀來  
視曰藥嶺在石樓山之南去州三十五里厯嶺之  
陽右旋而東有古刹曰法海左降而西有石崇竦  
厚幾二丈橫如之直倍焉舊有尼庵宣德辛卯師  
成就始架佛殿於石巔前建重樓左爲伽藍堂香  
積之廚對栖禪之室區曰清涼院蓋以比美五臺  
清涼寺之風景云爾前歲戊子存覺思宏師烈德



募眾鳩工鑿石爲堂堂北刻三佛南向南刻羣仙  
北向觀音西向地藏東向西傍列羅漢拱揖西南  
爲觀音接引越己丑迄今五年而工始成第念農  
眾以土木之功易朽而直以石爲將以圖諸不朽  
也然巧不足故資良匠石之琢磨財不足尤賴善  
男女之信心使不記事於石則無以慰彼施捨心  
成斯不朽事矣今礪石旣成期以明年春立石願  
予爲記以垂不朽越二日廷修復約僚案偕予往  
抵山所至而四顧愈有佳趣蓋是院北依松嶺東

西兩岡對峙向南而垂若駝馬之飲於河岡臨深  
澗自北而下若蛟龍之入於海怪石縱橫錯列若  
虎豹之卧於野東澗甃井冲融不竭麓下出泉琮  
琤有聲松栢森陰卉木輻輳登巨石南望則有大  
川爲眾壑之所會其餘諸山若來而揖旋而顧騰  
而起者層見叠出不可具狀噫古稱蓬萊仙境今  
不可見然五臺清涼之名勝聞於天下抑不知與  
是院之風景孰爲上下也記曰嗜慾將至有開必  
先天降時兩山川出雲詩曰惟嶽降神生甫及



傳稱尼山應禱誕生宣聖誠以厚重靜深則不息  
不息則久久則靈靈則大而生聖賢以昌國次而  
出雲雨以澤物抑次而興寶藏殖貨財生草木居  
禽獸以致國家之秩祀仁知之喜好而雩詠於無  
窮乃理之自然斯則所謂真不朽也山川紀綱所  
係雖有大小論其理則皆然若浮屠之所謂不朽  
者則異於是因弁之使後之雩詠於斯者知所本  
旨

歐陽公無佛家文字此作雅範可欽不失儒門  
風味至郭伯瞻後記則鴻文無範悉於川矣

### 濟川橋記

明 郝天成

川有梁所以利涉也君子澤物之心惟恆久之圖  
而一時勞費不計也故曰不計不久逸不暫  
費者不永甯此理之常無足異者天下事逸於  
勞而甯於費者往往皆然豈祇橋梁然哉平定在  
太行萬山之中東接畿甸西連秦隴實形勝襟喉  
之地有上下兩城一建於西南隅岡上卽漢韓信  
下趙之故寨其一綴於東北原下卽宋太祖所築  
之新城也去城不半舍許有山曰嘉山嘉山之麓

有水曰嘉水自西而東經上城之趾注下城之腹  
當闕闕通衢之間不但商旅之旁午而星輶驛使  
之往復亦無虛日按郡志有石橋曰濟川不知廢  
自何時其後吏於州者率皆玩愒時日因循故常  
苟便速集梁以土木旣而不旋踵而圯於涌水者  
亦屢焉當夫夏秋之間霖潦湍悍蹙遠之間工力  
難措則乘者憚其墜行者畏其沒雖咫尺之易如  
蓬島之難用是公私告病久矣弘治甲寅春儀封  
吳侯堯佐自三河令擢守平定下車以來百廢漸

舉凡諸興建不要近利而懷永久計故不三載而  
政成事暇之日乃欲斥大其規模而鼎新之相與  
謀諸僚案計諸工用以在官之遺緒羨餘特誦於  
巡撫藩臬爰方鳩工斷厝先

而間亦躬視

焉工始於壬戌春三月告成於秋八月高三丈縱  
一二丈橫半之護以欄檻飾以表望壯麗堅久備極  
工巧然後乘者安行者肆若履周道無復向日危  
險之虞矣其惠不旣廣且遠哉夫以數年之廢不  
數月而成官不告乏民不告勞茲豈易易者耶

成之際適余有西蜀之命便道過家之翼日凡吾  
州縉紳士夫與里閭之耆老故舊呂遂張友厚王  
斌張安輩咸以狀請記予惟除道成梁著之夏令  
固王政所先也矧吾侯之政治官如家視民如子  
其可書者不特此一事耳故不辭而記之吳侯名  
賢堯佐卽其字云

此嘉水之西橋也舊止一橋有義耆葛廷臻復  
於下游鼎建一橋以利行人名利涉橋嘉水至  
今遂有東西兩橋利涉橋鄒元溟爲之記

浮山遺竈記

明陸深

平定之山以浮名者二故稱東西浮山云東浮山  
在城東五十里餘卽女媧氏補天之處其煉石竈  
尚存山多產石炭勝他產而所產諸色石亦可燒  
云予嘗荒唐補天之說今適其地睹其跡於是召  
其土人問之士人曰然又問之士人之耆宿耆宿  
曰然已又問之學士大夫學士大夫又曰然予曰  
何謂也時僉憲白君實之曰是遺俗焉可徵已凡  
吾平定之人環而家者以千萬計而附州者尤



今州居之家復以百千計歲上元之夕無論大小家家置一鑪焉當戶高五六尺許實以雜石附以石炭至夜煉之達旦火焰焰然光氣上屬天爲之赤至於今不廢也是之謂補天予聞之始悟而未

有以發也遂過樂平與太宰白巖先生喬公談浮山及此予以爲此蓋史氏之微詞也要之實理固亦有然按媧皇之興繼太昊而誅共工是時火德中微生民甚樸想夫茹毛飲血之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爾固未能盡火之用也况鴻荒初開材木

鮮少樵薪之利尚微而附麗之幾猶隱媧皇乃察物宜前民用是故制此以通昏黑之變輔烹飪之宜所以開物而成務蓋曰補天之所不及爾後世所謂焚膏繼晷燭火代明亦斯義也此誠贊化育之一端聖人繼作舟車宮室之制安往而非補天也哉補助也贊也未必盡寓彌縫修綴之義謂因其罅漏而補塞之讀者不以辭害可也後世方士家本列子之言以爲燒丹接氣之術故神其事世遂惑焉公大以爲然云此可破千古之疑予許爲

作辨而未有以復也聊記於此

重修人祖廟碑記

明甄敬

州治之東小橋舖有人祖廟廟之始在州東南浮  
山之上歷年邈遠不詳所建土之人每旱潦必禱  
之輒應故環山數十里無大小崇奉於神最嚴且  
信於宏治十八年鄉民趙鸞秀才文以路險阻乃  
卜地邨西草建分祠歲久傾圯其孫趙卿復捐金  
充拓一新之爲殿四楹廡八楹門二楹廟貌益尊  
乃請爲記余嘗徵郡乘祠之神爲太昊伏羲氏女

媧氏炎帝神農氏黃帝有熊氏土人云昔洪荒之  
世爰有神人相遇各據一山約下磨石合之則爲  
夫婦是生人類故云人祖亦不自知爲何神也山  
有臍帶草青幹赤葉兩山自巔及趾草一道徑尺  
有尺披靡下垂謂磨伏壓所致此其言誕妄俗淺  
無足信者然余嘗至其地歷觀諸草信然豈其地  
產偶異遂附會其說歟郡乘謂卽女媧氏煉石補  
天之處遺竈尚存山赭色石中空入水不沈其名  
浮山以此若火之融結然也按平定諸山咸產石



炭其燧人氏鑽木取火火食始興則石火之利其  
起於女媧氏乎史稱女媧氏與太昊氏同母生而  
神靈佐太昊始制嫁娶以儷皮爲禮正姓氏通媒  
妁以重人倫之本民始不瀆夫婚媾者生人之始  
風化之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於此所謂  
人祖者正本此而言乃遂詔爲夫婦又爲謬說以  
飾之耳又按史稱神農氏始藝五穀嘗百草黃帝  
氏始教民蠶制衣服夫上古神聖繼天立極創制  
利用皆爲天地立心生民立命其最者生民莫重  
於男女養身莫切於衣食然則微四聖人生民之  
類滅已久矣其通祀之爲人祖固宜抑以見父老  
傳稱固有所本而深山窮谷之間地迥天空野祠  
杳藹人淳俗朴遺說荒唐尚可想像太古之風也  
余旣嘉趙子之誼因爲正其訛謬以詔鄉之祠神  
者其協力助工則先大夫冠山府君其鄉民等列  
在碑陰

女媧氏辨

明王道行

曰女媧煉石補天事出於列子宋儒以爲荒唐之



言不可信此以常理論之也夫子刪書斷自唐虞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聖人之所傳吾儒之所  
學不過知其可知者而已今據科斗而考於洪荒  
太古之前拘聞見以論神聖人御世之事安能測  
其有無且女媧之爲女主程子比於武曌以爲開  
闢所未有之大變不倫甚矣古人命名多有不可  
曉以女媧爲女則奄息爲奄母邱儉爲母馮婦爲  
婦可乎博古君子宜再詳之

浮化山石結體之奇自是造化陶冶豈真火鍊  
且近山左右並不產炭考古必身親其地也

### 詩紀序

明甄敬

詩紀者北海馮氏輯也起上古迄隋末搜括靡遺  
矣又較其差謬次其紊亂詩以人分人以世繫斯  
亦勤且精也余讀之有慨焉夫自字畫始造文制  
聿興詩實昉焉其變可考也天下之事自本趨於  
末猶從高而下必極所至而止是皆闕乎否泰醅  
漓之運陞降循環之機非人爲也昔孔子刪詩商  
周而尚槩無聞焉今其歌謠散見於裨官小說固  
多後人所附益然詞旨簡奧非秦漢士莫能爲矣

其最足徵者典謨在也舜命夔曰詩言志歌永言  
聲依永律和聲樂府權輿也命禹曰工以納言  
而賜之風人觀採也勅天之命時幾交微叙事體  
裁也則唐虞已備矣詩三百商周本文也風雅寢  
微離騷鬱起炎漢改轍曹魏遵軌沿及陳隋益以  
總襍雖善惡殊科妍媸異狀然月易歲殊愈趨愈  
下卽其詩可知其世也古今之變凡不知幾也唐  
堯無名虞舜無爲由洪荒趨焉必至此也夏俗尚  
忠忠必趨於質質必趨於文文之趨不至於刑名

刻薄不已也漢興尚忠厚忠厚必趨於節義節義  
必趨於放達放達之趨不至於縱欲敗度滅禮棄  
倫不已也夫世變之趨有所必至乃其機微恒徵  
於詩古人採詩觀風良以此也今觀明良之歌渾  
渾漚漚如天覆地載莫可涯涘測也其太古之遺  
音乎五子之歌沉鬱感歎不失其正然去黍離北  
門無幾矣風雅頌之作時異人殊並具世變兼列  
美刺如五色相宣所以成彩也漢人含蓄古雅宏  
偉壯健其治世之流風乎陳思諸家慨慷激烈不



詭前哲情旨漸入微婉矣晉人清繳逸態雄渾氣  
格颯以衰焉其衰世之志乎宋暨於隋浮薄矯冶  
益靡靡矣其亡國之音乎夫詩緣於情人限於時  
情無古今時有代謝夏詩已不迨虞矣况降而三  
代又降而漢魏六朝耶此高見遠識之士所以抱  
傷今思古之悲也夫太素無色五色形焉太音希  
聲五聲出焉大羹無味五味生焉極其變至於不  
可窮則厭者未嘗不思以反其初天時人事互運  
迭遷誰能違之夫詩至桑間濮上弊斯極矣一變

爲漢又至玉樹後庭弊斯極矣一變爲唐由古及  
今其始必善終趨於弊弊則必變然視其初焉亦  
又下矣又安知漢魏之視三代不猶後之視漢魏  
耶近世徐氏謂由質開文古詩所以擅巧由文求  
質晉格所以爲衰文質雜興本末並用斯魏失也  
固古今詩人之斷案也矧又由文求文者乎夫詩  
有萬端要惟情景二者情動於中浩然莫遏則足  
蹈手舞目視耳聞觸物成景卽象識心故風雲月  
露之形則古詩之糟粕也是以其詞實其旨切其



質厚非有程式自包體格譬元氣生物形色各殊也後世昧本逐末觀偶對者因爲律體觀疎越者因爲散體觀參差者因爲襍體按格求辭競奇矜巧推敲作勢模倣成形採潘陸之華謝園綺之實妝點愈繁本根益喪故闕巷歌謠最爲近古者則以出於自然也又甚者乃立諸格諸勢諸忌之論神思氣勢之分內象外象之辨是何異鑽木得火遂執木求火指孟象日遂執孟爲日耶此徐氏爲得其要尚宜深探其本也然以今觀之三代之詩卒莫唐虞漢之詩卒莫三代六朝之詩卒莫漢魏則豈咸綴文之失哉夫世道之趨由上古極於唐虞夏承其變由夏極於秦漢承其變由漢極於六朝唐承其變卽詩因之矣自唐以下可略而言觀是輯者其必有所感也夫其必有所感也夫肆命諸梓兼附眾評匪徒曰將資藝藪之博洽也

北海馮汝言先生創歷代未有之書編集詩紀百五十六卷起唐虞廣歌迄隋末歌謠凡有韻之文連章斷句無不蒐羅備載吾鄉前輩龍

甄君序而梓之闕中傳致四方紙爲之貴甄君固深於詩而同郡罕覩斯集以是並未知甄君所爲詩嗟夫斯道未易言也舉其全非管窺僅舉之夫所易能也今梓傳侍御一序欲俾後來修辭家識風雅之淵源見詩集之大成者求是書而讀之庶幾龍莊之嗣音哉

磊砢謹識

惟訥馮氏盡鳩古詩之逸與漢魏以後至隋千餘年之詩而悉合之萬歷中古郭吳瑄氏謝陞氏江都陸弼氏吳郡俞策氏相與讐校甄敬之所序行者而重梓之于金陵其書遂完好無遺憾屬弇州山人王世貞爲之序故於甄氏原序弁以舊字



